

靖獻遺言訓蒙疏義

負

口 9

3279

4止

信和2
2134
止

9
3279
4

靖獻遺言訓蒙疏義卷之七

信濃上田 加藤勤士成甫著

燕歌行 疏義詩人玉屑云體如行書曰行放情曰歌兼之曰歌行

處士劉因

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 一統志保定禹貢冀州之域五代晉

割屬契丹元改保定路容城則保定屬縣○冀州卽克舜所都幽州而周封克後於薊封召公奭於燕皆此地唐分爲四十三州至五代後唐從珂自立忌其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徙之他鎮敬瑭拒命唐發兵討之敬瑭乃與其將佐桑維翰謀奉表稱臣於契丹且請以父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鴈門以北諸州以與之卽

皆冀州之地也。劉知遠諫曰：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為中國患。敬瑭不從。表至契丹，大喜。將兵救敬瑭。唐兵大敗。從珂自焚死。契丹乃命敬瑭為大晉皇帝。敬瑭遂割幽薊等十六州以與契丹。即四十三州數內向所謂盧龍鴈門諸州是也。周世宗即位，自將伐契丹以復之。關南悉平。遂欲前復幽州。遇疾還。殂。宋神宗時，契丹使人來乞別立界至。王安石勸神宗曰：欲取之，必姑與之。乃割新疆與之。凡東西失地七百里。終為異日興兵之端。及徽宗宣和，中金兵日強，連陷契丹地。於是徽宗遣使約金夾攻契丹。取石晉所沒舊地。既而金人又與宋構隙。大舉兵入。侵至靖康之亂，全冀之地盡沒于金。而後天資絕人三歲識書日記，竟陷于蒙古矣。

千百言過目，即成誦。甫弱冠，才器超邁日。

閱方冊

疏義冊策通上古無紙記事者皆書於方策中庸曰文武之政布在

方策朱註曰方版也策簡也黃洵饒曰木曰版竹曰簡版大簡小本事書於木版小

事書於竹簡思得如古人者，友之作希聖解，初

為經學，究訓詁，註釋之說，輒嘆曰：聖人精

義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朱呂之書，一

見能發其微，曰：我固謂當有是也。蚤喪父

事，繼母孝性不苟，合不安。交接家雖甚貧，

非其義，一介不取。家居教授，師道尊嚴，弟

子造其門者，隨材器教之，皆有成就。公卿

過保定者聞因名徃徃來謁疏義請見也漢書雋不疑

傳註云謁若今通名也因多遜避不與相見不知者

或以爲傲弗恤也嘗愛諸葛孔明靜以修

身之語表所居曰靜修元世祖以薦徵之

爲右贊善大夫尋以繼母老辭歸俸給一

無所受後世祖復遣使者徵爲集賢學士

以疾固辭世祖聞之曰古有所謂不召之

臣其斯人之徒歟遂不彊致之至元三十

年卒年四十五聞者嗟悼歐陽玄曰所貴

乎處士者能以一己之所守爲一國之所

慕雖當世英君誼辟操其總攬豪傑包舉

宇內之柄一旦遇夫爵祿慶賞所不可致

之人於是怛然疏義敕橋尺昭二反宋王九辨第三哀郢篇曰怛荒

忽其焉極文體明辨註云悵悵也一說失意貌企乎先王道德之

懿真有貴於己之所負挾者而後上之趣

向定下之習俗成元有國以來言處士必

宗劉靜修也又贊其畫像曰於裕皇之仁

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世祖太子裕皇建學宮中命贊善王恂教

近侍子弟，恂卒，死微。以世祖之略，而遇不

能致之兩生。漢高祖已并天下，使叔孫通

三十餘人，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吾不忍為公所為。」

不合古，吾不行。薛瑄曰：劉靜修有鳳凰翔

往矣，無汗我。薛瑄曰：劉靜修有鳳凰翔

干千仞之氣象，又曰：靜修不屑就。疏義：品

遇事輕視，不其意微矣。字箋曰：

薊門來悲風，易水至。即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送

安州城北，而燕生寒波，雲物何改色。疏義：左傳

國居其地之東。杜註云：雲

物氣色也。游子唱燕歌。疏義：游子行旅燕歌在何

處盤鬱。疏義：盤者山之所屈曲，西山阿

武陽燕下都，歲晚獨經過。青丘遙相連，風雨隴

嵯峨。疏義：隴與墮通，吐火反。七十齊郡邑。疏義：戰國

時齊之國，地方二千里，有七十餘城。赧王三十

年，齊亂，燕將樂毅因攻下之，悉為郡縣。故曰七十

十齊郡，百二秦山河。疏義：史記高祖本紀云：秦

邑也。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註：蘇林云：得百中

之，二焉。言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也。

學術有管樂道義，無丘軻蚩蚩。疏義：詩經氓

蚩朱傳云：蚩，魚肉民。疏義：言亂世之民苦於干

蚩，無知之貌。誰與休干戈，往事已如此。後來復如何

而藥爛。之傷暑。誰與休干戈，往事已如此。後來復如何

割地更石郎

契丹呼敬曲終哀思多

按劉因不仕元先輩既發其意而如此

行結末者尤的然可見因以身爲幽燕

故地之氣類生族而高陵逸舉不肯汚

染戎虜異屬之本心不特傲睨濁世淨

唾祿爵而已也薛氏所謂微意者其此

也歟因又渡白溝詩曰一聲霜鴈界河

秋感慨孤懷幾千古萊公灑落近

雄才顯德千年亦英主十年鐵硯自庸

奴五載兒皇安足數當時一失榆關路

便覺燕雲非我土更從晚唐望沙陀自

此橫流穿一縷古稱幽燕多義烈鳴咽

泉聲瀉餘怒萊公謂宋冠準澶淵之役

顯德謂周世宗鐵硯謂桑維翰兒皇謂

石敬瑭失榆關路謂後唐莊宗將周德

威恃勇不脩邊備幽州榆關之險遂爲

契丹所有也沙陀則莊宗養父晉王李

克用亦夷種而至莊宗卒有幽燕遂稱

帝滅梁矣事並詳于正史通鑑等又登

金荆軻山詩曰紛紛此世亦良苦今古

燕秦經幾回憂來徑欲浮蓬萊安得魯

連同一盃晚上易臺詩曰海嶺天東北

燕遼世古今每當多感慨直欲罷登臨

莫更留塵跡千年不易禁又曰萬國河

山有燕趙百年風氣尚遼金物華暗與

秋光老杯酒不隨人意深望易京詩曰

誰教神器歸群盜只見金人泣本朝莫

怪風雷有餘怒田疇英烈全未消右數

詩亦皆足以相發矣疏義萊公灑落近

雄材宋史云周茂叔胸襟灑落灑落猶

青史貴言川卷元

廓落案澶淵之役在宋真宗景德元年冬十一月予嘗有詠其事詩今記以代疏冠公之所以為雄材庶幾可以見其梗槩也其詩曰景德治久忘講武契丹生心謀大舉德清已陷澶淵危厲騎充斥大名府岌矣隆緒休誇衆準也目中無集虜邊書一夕五報急飲笑不發神容與帝訝以聞如此遲急喚親問策何其應詔徐奏斧展前胸中成笑吐露來顧駕鸞輿北渡河借箸不足又挽衣悃悃丹誠感君心延見群臣可否咨豈圖陳王恒怯甚德通逃計帝方領安危倏換呼吸問審直如公惡得禁果有讜言突口出誰畫此策罪可斬將使北虜心膽寒先破君側燕邪膽親征議決幸澶淵御蓋高擎北城邊六軍望見呼萬歲懽欣踴躍氣已振况有飲博壯人意無復兵不一當千契丹始知國有人卅萬銀絹請盟還聞說公除和議外別有百年無事計可惜章聖重用兵坐失目前好機會自茲朝野怛小康戰守兩策聞然閱靖康北狩辱亦極毋乃景德和所致意嘻自公一去歸九原春露秋霜幾涼溫虜勢日熾宋祚替竟挈神器授胡元想見當年縱敵恨君萬悽愴到今存予亦嘗慨澶淵事賦詩憑風吊英魂顯德千年亦英主案史周世宗顯德六年自將伐契丹取瀛莫易州離京四十二日而關南悉平十年鐵硯自庸奴案史系維翰有人勸其不必舉進士維翰鑄鐵硯以示人曰硯弊則改業卒進士及第後為石敬瑭草表稱臣於契丹約事捷割地五載兒皇安足數石敬瑭事契丹以父禮故呼曰兒皇更從晚唐望沙陀自此橫流穿一縷案上二句曰一失曰便覺然後美之曰更從以其語脉考

之則此二句言莊宗以後之事也無疑
蓋晚唐即莊宗之時沙陀則指石敬瑭
石晉之世則彼兒皇與庸奴定議割幽
薊十六州以與之其貽害非止失一路
之此自此時既已開後來趙宋以白溝
分界之端矣其感慨之意與燕歌行結
末割地更石郎曲終哀思多之句互相
發也原註沙陀指克用則更字恐說不
去故姑書所見以待博雅之正焉海嶺
天東北禹貢所謂海岱即青州之域神
器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貞觀政要
註云神器君位也曰疇案魏書疇字子
泰右北平無終人也初從劉真真以隱
居徐無山常念為九多賊殺其郡冠蓋
有欲討之意而力未能後從曹操伐之
軍大有功操以其策畫出於疇屢將因
封爵之疇固辭不受至於以死自誓因

特表出之夫以此律之則許衡吳澄等
失大義之罪無所逃焉

丘濬曰孔子春秋一經關係尤大元之許
衡則悖春秋之道者也春秋之道內夏外
夷一會之頃尚不容其主中國況四海之
大其肯容之為君乎或曰仕元之人多矣
乃獨責衡可乎曰此朱子責備楊雄之意
也他人隨世就功者何責焉
梁臨江曰衡以中國之人毀冠裂冕以事

夷主以絕我中國帝王之統可乎然則爲
衡計奈何曰如劉因之屢召不屈可也

許浩曰胡銓謂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
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醜虜犬豕也衡
以宋儒仕元反不如童子之見哉袁黃曰

人以金泰和九年生固非宋人也逮顯於
元侵宋之舉公卿爭獻攻取之畧衡獨言
惟當脩德以致賓服若以力取必殘兩國
之生靈蓋有江漢之思焉疏義江漢二水
名周南漢廣曰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
永矣不可方思衡以力取爲不可泳思江之
是衡與宋爲地欲使元兵不渡于水故曰
有江漢之思黃說之謬詳于下文今不復

辨也○按元史衡懷河內人世爲農父而
衡父避地河南生衡新鄭自元世祖爲王
秦中徵爲京兆提學及即位復應徵官至
中書左丞及集賢大學士國子祭酒陳時
政與機務焉一紆志懷河內禹貢冀州之
地宋屬河北西路新鄭禹貢兗豫二州之
域乃宋太祖以來至欽宗所都開封府之
地也又金泰和九年即宋寧宋嘉定二年
已巳歲猶爲南宋全盛時矣然則衡雖未
嘗仕宋而浩謂之宋儒尚爲有所據而黃
徒由金元蠶食侵奪之後言之不復論故
地分域之根本可謂疎矣且修德之與以
力其方雖不同然至于教元取宋則與當
時公卿之略何異夫以幽燕之地石晉以
來三百餘年沒于夷狄而劉因猶固執舊
域寧辟世獨立以不污若衡之生則宋本
地而故都所在乃不少辨別其視委于夷
虜如盜賊入家竊據府庫而爲舊家僕者

不能逐之指爲盜有且更爲之計畫挈引以誨殺主人奪家基之術者是何理耶或曰是則然矣而懷孟新鄭皆沒于夷之久已致租賦爲之役屬則是爲其民也曰不然大抵有一世之讐有一萬世之讐有一人之讐有一家之讐有一國之讐有一天下之讐體勢益大則關係彌重如衡於元則所謂與天下萬世同讐者雖天壤與腐生民與廢不仕可也固不可以遠近舊新常態而論也如劉因生于衡四十年之後而其卒也亦後十餘年且其祖族曾仕金爲官而因超然不顧是其所以爲不可尚也已况致租徭往役固庶民常事與當仕者又有間焉不幸到此無舊君真主可與輔以攘逐異類恢復舊疆則然猶美莠食己力以終身至暴威劫迫不容但止則死生以之如龔勝謝枋得何不可爲之有曰王虎谷又謂孔子嘗之楚楚夷也猶夫元也若昭王卒用孔子相楚必有有用夏以變之道將不用於東而用於南矣衡於元孔子於楚一也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太倫也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皆知不可廢而獨君臣廢焉聖賢不爲也此說奈何曰此尤妄論夫孔子於楚豈使之終替王紆廢周君令當時天下諸侯改轍北面朝覲奔趨于齊戎之廷耶必將教其君臣抑僭竊尊天王舉四海之內復文武綱紀之舊也是之謂用夏變夷大抵聖人大作畧大力量回天翻地決非常情所及而春秋大義分夷夏討亂賊所謂昭如日星者則未嘗易也是乃與許衡忘本國殉異虜與之謀絕宋三百年來正統以爲得計者正相反矣以此相比何其不思之甚至於君臣廢之說則亦殊可駭夫能辨舊壤本統太分守正不殞君臣之義孰大乎是若以其乘勢疆并天下乃視以爲君臣之分已定不復問

其主賊正非如何則不論女真蒙古雖王莽曹操輩亦以崩角屈膝甘受其畜豢羈策唯恐不速之不遇為事理當然而一時所謂忠臣義士奮憤報讐守死不貳者皆為亂臣賊子之魁也以是為君臣太倫不廢吾不知其何說矣故嘗反復究論以為元代百年士君子所以處身者只有二字不仕而已矣舍此則粉飾分疎徒為諛諛而棄滅綱常獲罪名教之外無所得矣曰然則宋若能光復舊域則因果出仕乎曰因本非遺世而自逸者其可仕而仕又何疑曰因生幽燕其不仕夷固也若不幸祖父以來為所劫驅生育于彼域中則如何曰流移轉沒固亂世之常但生族本系終非其種則無可變之理因所見本末灼然可驗必不仕矣疏義分疎疎與疏同賔退錄云世俗謂自辨解曰分疏諛諛多言也

丘濬又曰嘗視劉因所作退齋記有曰挾老氏之術者以一時之利害而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於誤國害民然而特立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且方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不疑而人亦莫知奪之也其徒陳俊民請曰彼方得時行道大闡文風衆人宗之如伊洛先生斥之曰老氏之術何也由此言視之則因之不仕蓋的然有見也味其辭所謂以孔孟程朱

自居及其徒所謂得君行道衆以伊洛宗

之似指許衡也若然因亦不然衡之仕元

歟袁黃曰因又爲劉仲祥著蠹齋說云近

世士大夫多以頑鈍推魯自號彼其人

未必真有是也亦非故爲謙託也或爲老

氏之說以爲必如是而後可無營而近道

祿齋而自全也則擇而取之而其意則將

以自利而已然則靜修惴惴而言之不置

其殆爲許魯齋與疏義推魯無文貌祿

齋祿韜藏也齋愛也惴惴相切責也

又曰衡嘗語其子曰我平生虛名所累竟

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謚勿立碑但書許

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視衡此

言固自知其仕元之非矣

丁奉曰丘瓊山

澄之仕元然衡與澄有不同者衡北產也

元之故士也此其所以仕元也况臨終語

子勿請謚立碑則其仕元之耻亦可憐矣

說者謂范質臨終之語與衡適同然而質

也富貴之徒衡也道學之士以此相較則

辱衡過矣余謂奉此說可謂卑陋甚矣夫

命其子勿請謚立碑周禮曰質等周朝舊臣食祿受恩非一朝一夕矧與宋主比肩北面稱臣顧乃偷生賣國忍耻事讐安足為人疏義顧命鄭玄曰回首曰顧臨死回首而發命也

又曰衡生元人域中不得已而為之用其心尚有不慊焉者吳澄宋朝鄉貢進士澄

西撫州崇仁人宋時為鄉貢進士及元滅宋以程文海薦仕元至顯官詳于元史

平昔所志者何道仕之所得幾何而頓忘孔子春秋之教哉

張時泰曰春秋於父兄之讐則曰不共戴

天宋與元正不共戴天之讐也趙孟頫仕

元其無耻孰甚焉元已滅宋程文海薦江

世祖擢用之昔者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

難君子非之也秦主為藩王又弟也王魏

受命為東宮之臣則建成其君也豈有人

殺其君而可北面為之臣乎以弟殺兄以

藩王殺太子而奪其位太宗亦非可事之

君矣食君之祿而不死其難朝以為讐暮

以為君於其不可事而事之皆有罪焉臣

之事君婦之從夫也其義不可以不明苟

不明於義而委質於人雖曰不利吾不信

也按程朱所正王魏之罪已著矣此不敢

同者也孟頫字子昂雖書畫精絕惡可取
方孝孺曰予嘗論夷狄之不得與於正統
夷狄之全有四海創見于近世故學者多
疑焉蓋蔽于聞見而不暇遐思遠覽胡怪
乎其末之熾也宋德祐景炎之後縉紳先
生徃徃竄匿山谷或衰麻終其身疏義喪
故曰或慟哭荒江斷壘間如失考妣疏義
衰麻終其身曲禮曰生曰父曰禮記
母死曰考曰妣而不復有榮達之願者
多有之及其世久俗變然後競出而願立

其朝蓋宋之遺澤既盡而然也富貴之過
於貧賤也遠矣使義可以處之無愧奚爲
區區踐其所難而不顧乎蓋必有甚不可
者而非知道者不能識也嗚呼斯理也見
于孔子之易春秋者詳矣學者不深考至
於棄君背父陷于夷狄而不自知道之不
明其禍如是其烈也可畏也夫

因又馮瀛王吟詩臺馮道瀛州人五代時
天下大亂生民之命
急於倒懸而道爲人滑稽多智不擇可否
浮沈取容後唐莊宗世始貴顯自是累朝

不離將相公師之位以一身歷四姓十君
後封瀛王臺在易州大寧山道吟詩於此
云疏義滑稽卜居曰突榜滑稽註云滑稽
晉漢周十一君謂唐莊宗明宗愍帝廢帝詩
晉高祖出帝漢高祖隱帝周太祖世宗詩
曰林壑少佳色風雷有清秋疏義風雷能
驅煩熱而來
新涼北山之靈留吟臺而不去其汚為問
正與此相反將詰之而先著此句
北山靈疏義北山鍾山也在建康府北故
謂之北山其先周顯隱居於此後
應詔出為海鹽令欲却適此山孔德璋乃
假山靈之意移之不許其再至命曰北山
移文其首曰鍾山之英州堂之吟臺何久
靈今借用之約而曰北山靈也
留時危亦常事人生足良謀不有撥亂功

當乘浮海舟

疏義撥亂謂有匡時之才浮
海謂有潔身之人君子處于

亂世舍此二句無復可全其道者宜擇而
取焉可也否則未如道失節得罪於名教
者幾希故此飄飄扶搖子脫屣雲臺游每
聞一朝革尚作數日愁朝廷乃自樂山林
為誰憂視彼昂昂駒奈此汎汎鳥疏義卜
區居曰寧
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汜汜若水中之鳧
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本文二句蓋本
于此但彼重上四維既不張三綱遂橫流
坐令蚩蚩民謂茲聖與儔道嘗著長樂老
叙自述累朝榮
遇之狀時人往往蚩蚩尚可恕儒臣豈無尤
往以德量推之

不有歐馬筆孰能回萬牛太行疏義千里

來瀟灑疏義言山色秀美如濯橫中州今朝此登臨

孤懷漲巖幽何當剷疊嶂疏義何早晚也

嶂山之一洗它山宋趙秉文吟詩臺詩

高險者中一洗它山易州山河甲天下

日太寧如死灰山意似蓋人識面兩昏

丞相賦詩臺疏義洗出瀟灑之真面目

歐陽修曰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四維不

張國乃滅亡况為大臣而無廉耻天下

其有不滅國家其有不亡者乎馮道其

可謂無廉耻者矣則當時天下國家可

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

臣十有五皆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

其人哉得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而不

肯出歟嘗聞是時有王凝者家青齊之

間為號州司戶參軍以卒妻李氏負其

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於旅舍主人不

納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慟曰我為

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被人所執耶即

引斧自斷其臂見者為之嗟泣開封尹

聞之白其事於朝厚卹李氏而咎其主
人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耻以偷生
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司馬光曰天地設位聖人則之以制禮
立法內有夫婦外有君臣婦之從夫終
身不改臣之事君有死無貳此人道之
大倫也苟或廢之亂莫大焉范質稱馮
道厚德替古宏才偉量雖朝代遷貿人
無間言屹若巨山

疏義正字通曰屹不
山獨立壯武貌

可轉也夫爲女不正雖復華色之美織
紵之巧不足賢矣爲臣不忠雖復才智
之多治行之優不足貴矣何則太節已
虧故也道之太節如此雖有小善庸足
稱乎或以爲當是之時失臣節者非道
一人豈得獨罪道哉夫忠臣憂公如家
見危致命智士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今
道尊寵冠三師權任首諸相國存則竊
位素餐

疏義詩經伐檀朱傳云素空也
餐食也楚辭九辨王逸註云居

位食祿無有功德名曰素餐也國亡則迎謁勸進茲乃

姦臣之尤安得與他人爲比哉或謂道能全身遠害於亂世斯亦賢已夫君子有殺身成仁豈專以全身遠害爲賢哉然不正之女中士羞以爲家不忠之人中君羞以爲臣若道之爲臣而不誅不棄則亦時君之責也

孝子田君墓表曰嗚呼天地至大萬物至衆而人與一物於其間其爲形至微也自天地未生之初極天地既壤之後前瞻後察浩乎其無窮人與百年於其間其爲時無幾也其形雖微而有可以參天地者存焉其時雖無幾而有可以與天地相終始者存焉故君子當平居無事之時於其一身之微百年之頃必慎守而深惜惟恐其或傷而失之實非有以貧夫生也亦將以全夫此而已矣及其當大變處大節其所參天地者以之而立其所以與天地相

終始者以之而行而回視夫百年之頃
身之微曾何足爲輕重於其間哉然其所
以參天地而與之相終始者皆天理人心
之所不容已而人之所以生者也於此而
全焉一死之餘其生氣流亡疏義亡一本作行是也
於天地萬物之間者凜千載而自若也使
其舍此而爲區區歲月筋骸之計而禽視
鳥息於天地間而其心固已死矣而其所
不容已者或時發焉則自視其身亦有不

若死之爲愈者是欲全其生而實未嘗生
欲免一死而繼以百千萬死嗚呼可勝哀

也哉先人嘗手錄金源

女真始國于按出
虎水之源其國語

謂金爲按出
虎曰以爲號

貞祐

一作真祐金主
珣年號下同

以來致

死於其所天者十餘人而武夫戰卒及閭
巷草野之人爲多而予每覽之未嘗不始
焉而慚惕若不自容中焉而感激爲之泣
下終則毛骨竦然若有所振勵者故爲之
訪諸故老揆諸小說攷其姓里增補而詳

記之惟恐其事之不傳也近復得清苑孝子田君焉貞祐元年十二月十有七日保州陷盡驅居民出而君及其父與焉是夕下令老者殺卒聞命以殺爲嬉未及君之父者十餘人而君則惻然伏恐欲代其父死遂潛往伏其父於下以兩手據地俛而延頸以待之卒舉火未暇省閱君項腦中兩刀而死夜及半幸復獲後二日令再下無老幼盡殺時君已以藝被選而行次安

肅矣聞其父死謂人曰我當逃歸葬吾父遂歸求父尸而得之負以涉河水傷脛至血出發母冢下尸而塞之乃還而衆不之覺也嗚呼此其所以爲孝子者歟銘曰嗚呼蹈斧鉞而致死猶淵水之歸全其死者疏義左氏傳曰以是藟諸孤辱在木藟焉夫據圓機韻學活法藟眇音義並同輕微或讀爲此身之微其全者浩乎此音莫者恐非心之天有累雖丘匪丘者存有圓雖石匪石維文百世之下有旌古疏義旌而勵俗表也

者必名此曰孝子之原過者其式之疏義式車
前橫木有所敬之孰獨匪人

靖獻遺言訓蒙疏義卷之七終

靖獻遺言訓蒙疏義卷之八

信濃上田 加藤勤士成甫著

絕命辭

明建文帝侍講直文淵閣方孝孺

孝孺字希直

一字希古

洪武中以薦召見太祖

喜其舉動端整謂太子標曰此莊士也當

老其才以輔汝矣諭遣還鄉孝孺歸杜門

著述若將終身焉久之復徵至為漢中府

教授太祖崩太子先卒是為懿文帝太孫

允炆即懿文之子即位改元建文因稱建文帝

召孝孺為翰林博士尋陞侍講直文淵閣

從太祖先命也孝孺德望素隆建文帝禮

遇甚重一時倚重疏義倚賴以取重也初懿文太子

之弟太祖第四子棣封燕王素蓄異心及

太祖崩太孫即位以朝廷近臣齊泰黃子

澄等更革舊制疏義建文帝即位太常卿黃子澄兵部尚書齊泰用

事取孝孺議內外品官階勲悉倣周禮更定又撰禮制頒行天下削弱諸

王疏義初太祖建都金陵去邊塞六七千里北虜時出沒塞下捕殺吏卒以故命

北邊諸王得專制國中提兵防禦地大權

重多不法帝為皇太孫問所以制之于黃

子澄子澄對以漢平七國事至是遂用其

謀廢周王幽代王執岷王齊王為庶人獨

誅而諸王騷動因以誅齊黃靖國難為號

反北平引兵南下諸路官軍相踵敗績燕

兵遂渡江逼京城孝孺乃作絕命詞自分

必死諸臣勸帝出幸孝孺請堅守誓死社

稷及燕兵進駐金川門谷王穗李景隆等

開門迎降棣遂入城帝乃縱火焚宮變服

遁去京師傳言帝崩時建文四年也棣遂

自立卽位

是爲成祖文皇帝

廢建文帝太子奎爲

庶人幽之中都矣棣之初發也姚廣孝卽

道衍棣之謀主也

囑曰南有方孝孺者素有學行

武成之日

疏義武成二字出于尚書言武功之成也必不降附

請勿殺之殺之則天下好學種子絕矣棣

首肯之

疏義義與頷同點頭以應也

至是孝孺爲賊兵

執以獻棣欲召用不肯屈一日遣諭再三

終不從旣而會議頒卽位詔棣問左右誰

可代草者皆舉孝孺乃命出自獄孝孺斬

衰

疏義衰喪服也緝衣下曰齊衰不緝者曰斬衰

而見悲慟不止

聲徹殿陛棣降榻慰諭曰先生無勞苦吾

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旣稱周公輔

成王今成王何在棣曰渠自焚死孝孺曰

成王卽不存何不立成王之子棣曰國賴

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棣曰此朕

家事先生何自苦又授以紙筆曰詔天下

非先生草不可爲我作詔命孝孺大書數

字擲筆於地又大哭且罵且哭曰死則死

耳詔不可草槌大怒大聲謂曰汝焉能遽

死朕當滅汝十族張氏備遺錄曰王命割其舌乃含血犯御座語

極不令復繫獄以俟乃據其宗支疏義據

支猶本支大雅文王篇朱傳云本宗子也支庶子也盡抄沒之疏義

猶沒人也明律云抄沒人口財產東涯伊

沒之宗族坐死者八百四十七人鄭曉吾

官也焚夷其先人墓每抄提人疏義明

錄曰轉相抄掠謂之瓜蔓抄可見鈔抄通

用而提讀如提舉之提以為總計其數之

義則抄提蓋輒示孝孺孝孺執不從乃及

母族妻族九族既戮亦皆不從乃及朋友

門生亦皆坐誅然後磔孝孺於聚寶門外

以刀抉其口兩旁至耳刑之凡七日罵聲

不絕至死乃已年四十六姚履旋遜志齋

錄曰靖難後上以廖侯兩子鏞銘嘗受學

孝孺令召之來見孝孺怒曰汝讀幾年書

還不識箇是字兩子復命上怒令軍校收

孝孺刑之廖氏兩子拾遺骸葬聚寶山兩

子亦凡九族外親之外親盡數抄提調衛

疏義正字通曰屬役賦事謂之調外親自

則調衛者調發人而令看守也抄提後死者復數百人初詔收孝孺妻鄭

氏與諸子皆先自經死二女未笄被逮過
淮相與投橋水死孝友孝孺李弟也及親
屬皆就戮孝孺目之不覺淚下孝友乃口
吟一絕阿兄何必淚潸潸疏義淚取義成
仁在此間華表柱頭千載後疏義東涯制
五代史李自倫傳所謂綽楔之類也案此
句借用丁令威故事續搜神記云遼東城
門有華表柱忽一白鶴飛集言曰有
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載今來歸旅魂
依舊到家山士論壯之以為不愧孝孺弟
云吳應賓曰王子而降迄于信國成仁取
義者踵至獨我明正學先生糜百體湛

十族千秋萬歲髮猶指冠尚論之林所無
有也先生不以自哀而後人哀之哀愈至
而愈不可解則為先生謀盡不為周廣文
死不失義辟不及孥而忠知附焉嗟乎先
生固可以為廣文使先生復為廣文則人
知君之可以為廣文而不知君之可以為
族殉也有襄糧坐甲而俘于軍者退不暇
為廣文而進不忍為先生則將以中庸解
乎長平坑卒與其死降孰若死戰睢陽之
役刑善馬烹愛妾而可爾乃至驅老弱以
饋壯士夫非率土地而食人肉乎兩將軍
曰生者必死為虜臣者不可復為唐楮且
暮之間榮辱相萬誰謂兩將軍不仁為先
生也族者不害為先生也死為先生也死
者不愧為先生也族九原有知固可以彈
冠而相慶矣況為先生之伯之李之妻之
女者乎而補先民之缺以教萬世雖謂先
生為終古一節可也疏義王子殷比干信

國宋文天祥周廣文未詳其為誰疑指附
錄中所載周是脩襄糧坐甲文公十二年
左氏傳曰襄糧坐甲固敵是求林註云被
甲坐而待敵長平降卒秦白起坑趙降卒
四十萬人於長平為虜臣者不可復為唐
猾猾糧也言一為反虜之臣則後願割其
肉以充唐人之糧且不可得且暮之間榮
辱相萬誰謂兩將軍不仁且暮謂時之近
言為唐猾則死亦榮為虜臣則生亦辱且
暮之間而其榮辱之相懸如此則兩將軍
之驅老弱饋壯士適所以愛之非不仁孝
也蓋通上二句解率土地食人肉之疑孝
孺幼聰穎絕倫雙眸炯炯如電六歲喪母
哀慕如成人甫髻齒疏義齒毀齒也男八歲而齒女七歲而齒
日讀書積寸一日十行俱下為文雄邁醇

深鄉人呼為小韓子十五六時侍父宦遊
歷齊魯之墟覽周公孔子廟宅問陋巷舞
雩所在慨然有愿學之志自是精思力踐
不已弱冠從太史宋濂遊時濂門下一時
名流老輩皆讓不敢及孝孺顧反不悅文
藝恒以明正道闢異端為己任凡理學淵
源之紆人物絕續之紀盛衰幾微之載名
物度數之變無不言之析於一絲會歸太
通疏義析於一絲入細微也見於論著進

脩之功日有異而月不同嘗臥病絕糧亦

處之泰然以孝孺與鄭叔度書曰病夫安居

十畝小民見其不足為輕重棄不為佃萊

棘盈疇家人報絕糧輒笑曰古人有三旬

九食瓶無儲粟者窮者豈我獨耶且天下

之得其願者少不得其願者皆是也吾縱

自憂其如衆人何因相與大笑而止處塵

埃中不慣與流俗往還厭其喧鬧每欲縛

一椽於萬山絕頂人跡所不至處從一二

友生讀書嘯歌以自樂伐木誅茅非有力

者不能因自歎非惟古之貴富人不可效

欲效畸人靜者巖棲谷汲以自快亦莫之

遂吾之貧困過古人遠矣貧富貴賤豈學

道者所當掛口哉恐吾兄欲知其所自處

故盡發之以當談笑耳疏義佃隸農也喧

鬧喧大語也閑不靜也嘯歌小雅白華篇

曰嘯歌傷懷古義云嘯歌者既嘯而後歌

也畸人出於莊子謂方外而不耦於俗者

和粹貞諒疏義和粹指氣象貞諒指資事

親孝處師友篤恩義父嘗被誣謫戍上疏

乞以身代及教授漢中日與諸生名士講

習聖學切磨道義其言曰學聖人者須先

識孟子學孟子者須先識浩然之氣又自

名其齋曰遜志集曰流而不可止者勢也

習而不可變者俗也與勢俱往與俗同波

者衆人也知勢俗之所趨而能確然以聖

賢自守不浸淫於其中者君子也非惟不

天下之勢皆隨以定天下之俗皆隨以化
譬若烈風震雷鼓撼上下無大不摧無幽
不入雖有強梗自撓亦安焉委靡於其下
此非聖賢豪傑之士不能當周之末孔子
之徒已沒楊墨之說盛行於天下孟子慨
然於布衣中修明仁義之道而楊墨之說
以廢孟子以來更歷秦漢既遭坑焚之禍
天下學者不見全經而老佛之徒唱為私
說鼓舞天下天下之人皆相與師而尊之
曰此當今之聖人也使三綱淪而九法斁
其害有甚於楊墨者雖以韓文公之雄才
竟不能為天下變至宋程朱諸子者出一
掃陋習頓回天下於大道之中天下之人
幡然而改曰吾道固在是也然後老佛之
說為無用嗚呼當其肆為邪說棄吾道之
無人戕賊其間根蟠枝散固植人心漫不
可拔天不生程朱於天下則天下之人終
日昧昧如瞽者之宵行何由覩青天而見
白日也哉故曰能定天下之勢化天下之
俗非聖賢豪傑之士不能也有如雲之舟
方能適無涯之海有鳥獲之力方能負千
鈞之重有天下之才方能剖天下之事才
不足於天下而欲剖天下之事猶乘小舟
以適海驅羣夫以負重不待識者皆知其
不可也是故不患天下之勢不我定天下
之俗不我化惟患我無蓋天下之學耳惜
乎當今之學者則異於是況聞前朝之故
習竊成說為文辭雜老佛為博學志氣汙
下議論卑淺齷齪然無復有大人君子之
態吾友方君希直奮然而起曰是豈足以
為學不以孔孟之學為學賊其身者也發
論一本於至理合乎天道天下有志之士
莫不高其言論將盡棄其所學而從之嗚
呼豈非豪傑之所用心也哉常士世生豪
傑之士不多見而於吾希直見之又豈非

吾之愿也哉希直之文天下莫不信之特
其一事耳要其大者不在此也雖然文所
以達志也不觀其文何以知其志之所存
余故又序其文云疏義自撓自恐不字之
訛安焉頽下之貌坑焚秦始皇焚書坑儒
數都故反敗也頽回頓振頓也回挽回也
幡然變動之貌根蟠枝散根蟠者謂樹根
之盤互也枝散者謂枝條之布疎也蓋借
以狀邪說之入人心牢難蜀獻王聞其賢
拔齟齬然急促局陘頽蜀獻王聞其賢
數延之處以賓師道經其師墓因走荆榛
往祭且卹其孤遺備至每見蜀王必陳說
道德王喜甚賜號其讀書之室曰正學學
者稱為正學先生王又嘗賜教曰闔門疏義

闔總合也闔門猶舉家忠義為百世光華孝孺謝云

惟當克己慎行益勵夙心體國忠君不負
所學矣孝孺已死平生所著述有僅存者
而當時有禁又五十年鄉之儒紳始蒐輯
成帙疏義蒐求索也輯集也帙書衣也鉅梓以傳其尤所
用心者嘗謂道之於事無乎不在列為二
十八箴又作雜誠三十八章以自警謂化
民必自正家始作宗儀九篇謂先王之治
先德化而後政刑作深慮論十首以募臣

賊后夷狄雖一天下不可為正統作釋紆三篇其他雖往復尚論半束片辭之餘亦未嘗不惓惓於綱彙經綸之務廉耻節操之守也至四方夷裔得一字實於金壁云顧璘曰以孝孺王佐之才易服疏義離騷曰退將復脩吾初服服字本於此就列宜致卿相之位究厥謀猷顧豈與唐王魏者等不此之顧悲楚枕激至磔身沈族而氣不少回嗚呼忠哉

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茲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死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

兵部尚書鐵鉉燕兵圍濟南甚急鉉悉力防禦令軍民詐降開門侯捷入急下鐵板傷其馬首幾中比出戰令軍士噪罵捷窘大怒攻久不能克舍之南去鉉乃設宴犒問辛苦述賦賡歌激發忠義又有東昌及小河之捷疏義案史建文二年十二月燕王自長蘆渡河至德州遣人至

城下招都督盛庸庸堅壁不出燕兵掠臨
清大名越汶上至濟寧庸與參政鐵鉉屯
兵東昌以邀之燕王率兵薄營庸開陣縱
將朱能帥蕃騎來救燕王乃潰圍出以百
騎走庸衆勝擒斬萬餘人燕兵大敗若夫
小河之戰在建文四年四月燕王爲總兵
何福都督平安所敗鐵鉉則不與焉而今
此錄與東昌同係之中原震動至棣欲北
還旣而渡江入城鉉尚擁殘兵駐淮南燕
兵擒鉉至不肯屈令一顧終不可割其耳
鼻竟不肯顧臂碎其體至死罵不絕聲王
貞曰鐵公馮太堅之版築鼓不振之兵氣
轉弱爲強幾就而挫天之所廢孰能興之

支有靡碎膝無
小屈斯爲最矣

都察院副都御史練子寧嘗謂金幼孜曰
子他日爲良臣我爲忠臣兵起子寧疏李
景隆觀望不忠請斬之及棣篡位召子寧
責問不屈死親族以下坐徙死者數十百
人羅洪先曰子寧本金東山人至伯尚遷
于峽之鳳凰山淦人爭之夫三洲隸淦則
淦祀隸峽則峽祀淦與峽皆公故鄉何擇
焉彼之爭者以公在淦則淦重者止一死耳
翰林院修撰王叔英燕兵至金陵知事不

可爲沐浴具衣冠書絕命辭自縊其辭曰

壤間忠孝貴克全嗟予事君父自省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案對之不能燕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聞夷與齊餓死首陽顛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踪遠難繼有爾無足傳千秋史臣筆慎勿稱希賢又書曰生既久矣愧無伸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於後世疏妻義奇疾大病也或曰恠疾未詳孰是

劉氏亦縊死二女赴井死

監察御史曾鳳韶嘗奉詔于燕不屈棣篡

位召之再終不應刺血書憤辭于襟其辭曰

予生居廬陵忠節之鄉素負立朝骨鯁之腸讀書而登進士之第仕官而至錦衣之郎

既一死之得宜可以含笑於地下而不愧吾文天祥疏義廬陵忠節之鄉文天祥言

州廬陵人也因曰忠節之鄉結末一句照應此句骨鯁鯁者骨不下咽也故謂審諤

爲骨鯁言直言難受如骨之拂咽屬妻李氏拜子公望曰

我死勿易衣遂自刎李氏亦經死

禮部尚書陳廸兵起上疏陳木計受命督

軍儲於外過家未嘗入聞變卽赴京師棣

篡位召廸責問廸慢罵不屈與子鳳山等

六人同日昂于市將刑鳳山呼曰父累我

廸叱勿言罵不絕口棣割鳳山等鼻舌熬

熟食廸曰好吃否疏義吃與廸同嚼也廸曰這是忠

臣孝子肉好喫益指斥遂俱凌遲死疏義元以

來見于刑書為極刑衣帶中得詩其詩有

之名其法與丹同天王顧命新山河帶礪此絲綸千秋公論

明於日照徹區區不戴心疏義山河帶礪

漢高祖與功臣剖符作誓曰使黃河如帶

泰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絲綸詔命

也禮記緇衣云王言如絲其出如綸又有五噫詩並悲烈

蘓州知府姚善忠憤激烈兵起黃子澄避

善所約與航海善曰守土之臣當與城俱

亡燕兵至江上善受詔總兵勤王時禮科

給事黃鉞丁外艱歸疏義丁當也善以書

招鉞即日營葬訖遂趣捷篡位捕善急善

麾下縛善去邀賞鉞聞之慟哭遂絕食閉

目三日求死或告曰善款服已得宥鉞瞠

目曰吾知善決無二心且少俟善事定吾

死未晚脫善果不死吾將下報希直遂復

食尋善死節報至鉞起登琴川橋西向再

拜祀善哭曰君今與希直同死國吾忍背

義獨生乎祀畢給家人歸祭具疏義令歸家設祭祖

先之具也從容整衣冠奮身入水死

沛知縣顏伯瑋唐魯公後兵起郡縣皆歸

附伯瑋獨以死自誓燕兵攻沛援兵竟不

至伯瑋度不能支令其子有為還曰汝歸

白大人子職弗克盡矣題詩察院壁其詩曰太

守諸公鑒此情只因國難未能平丹心不改人心節青史誰書縣令名一木豈能支

大厦三軍空擬築長城吾徒雖死終無憾望采民艱達聖明疏義人心節心當作臣

傳寫之誤也夜燕兵入東門伯瑋冠帶外堂南

拜慟哭曰臣無能報國自經死有為不忍

去復還見父屍遂自刎以從

侍中黃觀初從父贅姓姓許後復本姓建文中逮索齊黃

時觀草詔極其詆斥兵起奉詔募兵督諸

軍勤王至安慶聞變痛哭謂人曰吾妻翁

有志節必不辱招魂葬之江上明日家人

奔自京師言翁夫人與二女同被執翁持

釵釧疏義釵岐笄也釧臂環也佯使奴出市酒散急携

二女率家屬十餘人投通濟門橋下死觀

至李陽河既聞帝遜去即朝服東向再拜

亦自投羅刹磯湍流之中

浙江按察司使王良以忠孝自許燕兵既入京良誓以必死逮召之良執使下獄收諸司印携歸與其妻訣妻先自投于池良遂舉火與家人同赴火死

刑部尚書暴昭逮篡位執至昭抗罵不屈先去其齒次斷手足罵猶不絕斷頭乃已濟陽教授王省靖難兵至陞明倫省曰今日只說君臣之義觸柱而死子禎亦死

戶給事龔泰燕兵駐金川門泰與妻訣曰吾分死矣被執已釋投城下死

景清即耿清比逮篡位陰懷豫讓之志疏義豫讓

晉大夫知伯之臣也趙襄子滅知伯豫讓謀爲之報仇反爲襄子所殺欽天監疏義日官也奏有星紅色犯座疏義座帝座也清果

衣緋衽中藏劍不克而死

按建文臣孝孺之外死節者數十人詳具于備遺錄皇明通紀等書今不悉錄特附其著者以見一時忠義之盛云

初燕兵已過江建文重臣胡廣金幼孜黃
淮胡儼解縉楊士奇與衡府紀善周是脩
俱約同死節燕兵駐金川門宮中焚燎明
日是脩具衣冠詣應天府拜宣聖遺像自
爲贊繫衣帶縊東廡下既而棣入城安王
楹茹瑞先叩頭降之胡廣金幼孜以下六
人亦背前約與蹇義楊榮等二十餘人皆
勸進迎附遂多至太位矣李卓吾藏書引
瑣綴錄云成祖
渡江周是脩與胡解等俱有約既而解令
覘胡如廁回問家人餒猪否解笑曰一猪

尚不捨肯捨性命又引天順日錄云解後
爲是脩爲傳戲謂其子曰當時若同死誰
與爾父作傳邪按此一節殊可醜笑本無
足言但解殆有虛名故特錄之○鄭曉曰
方孝孺死節事至今百六十年人皆歷歷
能言雖言人人殊其成仁取義之死靡悔
斷然不可泯沒而同時文學柄用之臣際
會功名史有別書以故彭澤哀江南詞有
曰後來奸佞儒巧言自粉飾扣頭乞黃福
餘生無乃非直筆疏義歷歷行列貌黃福
鄭賜等亦與胡金輩皆有所關係于建文
朝而初不肯降既又自陳乞宥復被進用
永樂十二年棣命胡廣楊榮金幼孜黃福
等纂集五經四書性理大全以頒布于天

下云

余嘗論朱子明聖學植綱常爲天下後世所尊信表章固非一日而其間太不幸者有三焉宋理宗也元許衡也明文皇也何也朱子太中至正之學百世俟聖人而不惑彌久彌信者固自然之理必到之勢雖莫此輩奚憂乎其不發顯流達也政使適關氣數人事之變數千萬世沈淪蔽塞然吾聖賢相傳綱常名

教之學者豈有憑此等賊逆臭穢之徒虛美相誑同惡相掩鼓唱引重而後可得行耶吾知朱子在天之靈其憤罵排斥而不容也必矣武王周公克殷制禮立政澤浹生民威加四海世祚之永八百餘年可謂盛矣誓誥之策風雅之典可謂富矣而終使天下萬世凜然知名分大義之嚴不可得而犯慚德口實義疏尚書仲虺之誥曰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慚德曰予恐來世以爲口實武王

伐紂亦宜然之責不可得而辭而不至

天壤易處人類斷滅者則特在乎西山

餓死兩匹夫而已矣故予於三不幸已

爲朱子歎而於此又有爲之賀者何也

當理宗時也幸有若李燾矣當許衡時

也幸有若劉因矣當文皇時也幸有若

方孝孺矣皆以豪傑之才醇正之學而

篤信朱子確守綱常寧避世就義以各

遂其志與西山餓死并五匹夫矣到今

風采義氣烈烈如秋霜夏日昭揭

疏義
昭明

也揭高舉也常新夫然後聖賢綱常之學實

爲有賴而朱子在天之靈於是亦有所

慰夫

孝孺又題朱子手帖曰君子之與小人較

勝負於一時則彼常盛而此常衰觀是非

於百世則盛於俄頃者不足以蓋無窮之

惡屈於一身者未嘗不光顯于天下蓋時

與事錯迤雖聖賢莫能達其躬及其勢易

而理存人亡而謗息狐狸狗鼠之輩臬腐

漸盡

疏義水

而無遺而論議之公終不能

掩衆庶之口若徽國文公朱子與西山蔡

先生屈於小人之事可見矣文公西山相

與講說者孔孟周程之正道而胡紘沈繼

祖輩極力詆誣甚者欲寘之於死地西山

營道之竄公亦受偽學之目奪官褫秩逐

屏從遊之士由小人觀之曲意悖義取媚

於權姦以爲朱蔡且將終身名俱滅矣夫

孰知二百年之後摧抑困悴者皎乎若白

日之當天而鄙陋邪鬼

疏義鬼作狂之流

以擠排汙鱗爲事者人之視之猶覩不潔

之物目憎而氣奪莫不欲戮旣死之遺魄

以快仁賢之憤哉嗚呼亦可爲千古之鑒

矣西山之竄在慶元二年丙辰文公此書

不知遺誰而惓惓欲告郡守稍寬西山之

拘執師友義尚可以敦薄夫而勵末俗非

特字畫之可傳而已也後之觀者其尚有

所感悟以為君子之歸也夫

又竊謂方孝孺平日學朱子而此文所

稱尤足以見其所式所養之素矣是以

方躬親臨大節蒙大難也奮前壁立磊

磊落落疏義後趙石勒曰大丈夫作事且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綱鑑

補註云磊磊言明白以致其命其豈一

時感慨矯激士之所能及哉及其已死

也族黨門類株逮刻盡天下莫敢稱其

姓名而防禁方酷遺文手書焚燬散脫

湮晦埋沒將隨朽骨而俱亡也及數十

年之後勢易理存而後偉辭微言醇行

精忠家傳戶誦震蕩磅礴疏義蕩與盪通動也昭公

二十六年左氏傳曰震盪播越愈久而

彌熾矣此其始終履歷凡是文所道無

一不雙言其言而其是非之定于百世者

又皆如合符節疏義孟子曰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朱註云

符節以玉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

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其亦可謂不食所言不負

所學真丈夫也夫抑士處身行志何可
較異日顯晦但是非之正論議之公天
理人心所同然者乃與天壤不容得而
泯滅而其大端根本取舍得失之機皆
在于己而無待乎外矣則誦孝孺之言
者於所謂爲君子之歸者亦可不廢幾
有所感悟以自警也哉因以此終編焉

靖獻遺言訓蒙疏義卷之八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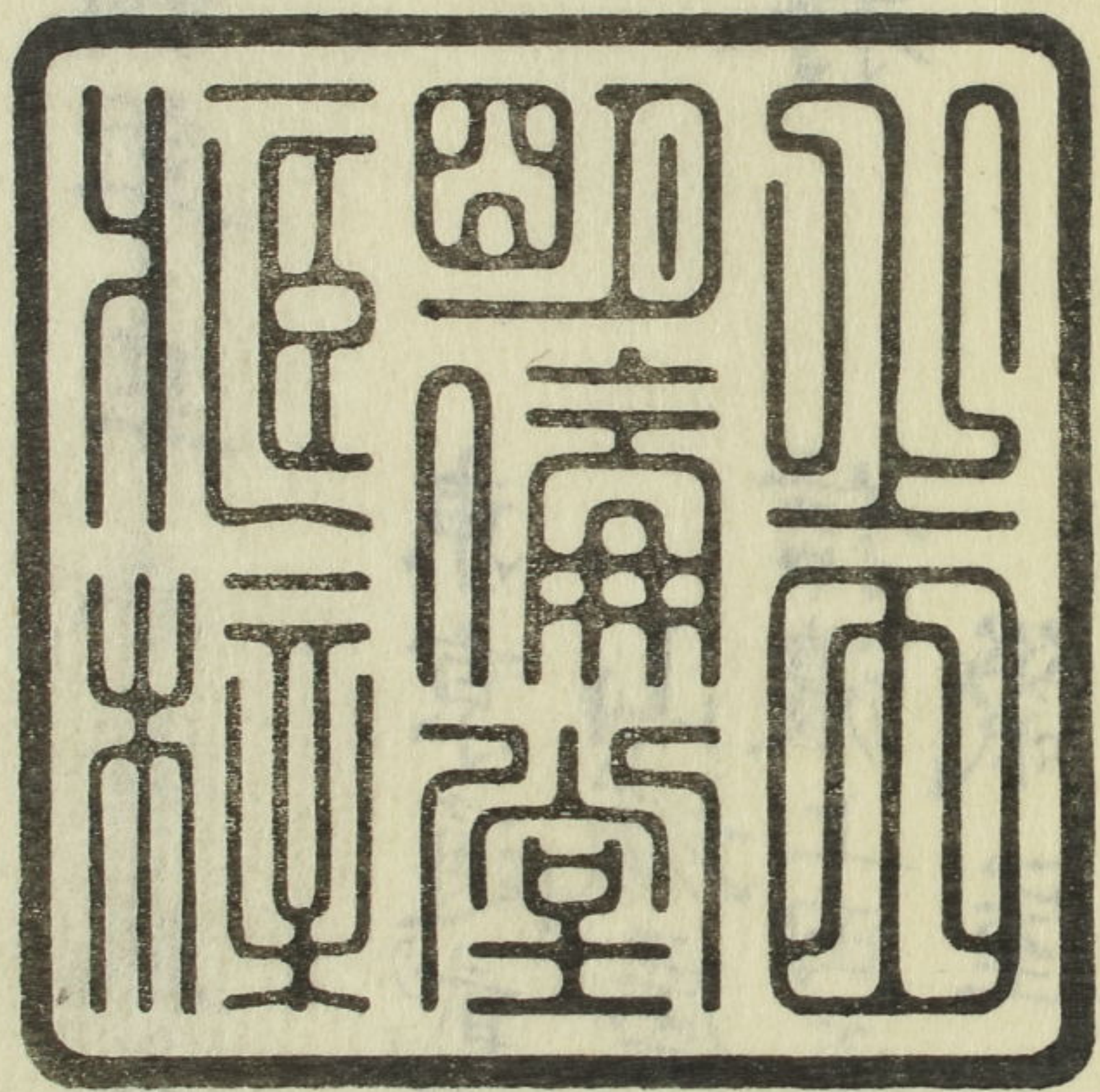
書靖獻遺言後

古今忠臣義士素定之規臨
絕之音見乎衰頽危亂之時
而表于青史遺編之中者昭
昭矣每捧誦而覆玩之其精
確惻怛之心光明俊偉之氣
使人如際乎當時接其風采

而感慨歎息歆慕奮竦有不
能自己者其亦可尚矣哉間
竊纂其特著者得八篇謹謄
錄如右且稽其事蹟大略紀
諸本題之下令其發于聲辭
之各所以然者有以并考焉
至其他一時同體之士可因

而附見者與先正格論有關
于綱常之要以及夫媿生忘
義飾非求售以欲欺天下後
世者又率得類推究覈以屬
卷後嗚呼箕子已往矣而其
所以自靖自獻于先王者萬
古一心彼此無間如此然則

後之讀遺言者所以驗其心
亦豈遠求也耶淺見安正敬
書



明治四年辛未季冬發兌

東京通貳丁目

山城屋佐兵衛

書林

信濃上田原町

藏屋甲造

